

怀念那些义无反顾的背影

——长篇报告文学《跨过鸭绿江》创作谈

■张子影

我的心。泪眼模糊中，一些似曾熟悉的面孔在眼前明灭交错的炮火闪烁中出现，然后又消失不见了。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位老人是之前见过的。活动结束后，我出去找她，但走到大厅里，眼前赫然全是面容沧桑的白发老人。他们是志愿军老兵，或者是老兵们的家属，坐在轮椅上的有十几位，我没有认出我要找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位。

那天中午，我去了鸭绿江边。丹东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仅美丽，而且洁净、安静，宽阔的马路行人极少，鸟鸣的声音清晰可闻，阳光从透明的天空洒下，远处的道路、近处的树叶都在闪光。站在江边极目望去，两岸风光触目可及，一带江水波澜不惊，不疾不徐地拥着无数黛黛的闪光，悄无声息地流淌，这情景宛若童话。但蓦然间，那座断桥闯入视线，横在江面上一截，两岸风光触目可及，这个位于中国北方的小城，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这条名叫“鸭绿江”的河流。是的，如今“鸭绿江”这个词，已经成为那场战争最直接的注脚。

站在断桥的尽头，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又闪烁出现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列长长的队伍，在初冬薄雪的冰面上正在过江前行。他们每个人都英姿勃发，虽然没戴帽徽、没有臂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光荣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加入了革命队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穿越过几十年的枪林弹雨，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一天，他们是多么的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可是，建设和平家园的幸福蓝图刚刚展开，一声令下，他们又重新拿起枪，打起背包，走上保家卫国的征途。这一次是去国怀乡，一条江水隔开了他们和亲人，却不能隔断祖国儿女对她的忠诚。他们大步走着，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只留给我们一个个果敢的背影。这个画面那么清晰，那么明确。那一刻，“鸭绿江”一词像一记重锤击打在我心中，我想，我要为这场战争写点什么。

调研、酝酿的过程非常漫长。我花费数年时间做了资料研究和素材准备，寂寞、繁杂、疲惫但甘之如飴。我以为创作与准备的关系，如同打仗与粮草。一个有责任和追求的作家，不会在获取之后只作原貌式的描绘，而是要调动起全部记忆中最清晰、最感怀的那些经验和细节，经过思考沉淀之后再次发酵，去重新建构、营造、还原、重组，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再现——那些苦难与欢乐，荒凉与繁荣，忧戚与辉煌。我像一个资深的战术家，处心积虑地谋划，事先用时间的经纬、事件的节点、命运转折的高地，精心布局了一幅战争的沙盘。而后，我俯身其上展开叙述，时而黄钟大吕纵览歌唱，时而竹丝小调纤语徐徐，或瞻前顾后，或高瞻远瞩，皆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涉及历史的文学更需要用鲜活的人物来演绎。写抗美援朝战争，我的目标不只停留在写好主要人物上。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远不只是一次战争的胜利那么简单。对于这场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战争，我并不满足于只是复盘人物的浩然英雄故事和战场的奇诡波澜，也不想止步在只用牺牲奉献和信仰主义的思路来表达。

我们的人民军队历经血火洗礼，是在战斗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的，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与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经历的任何战争都不同，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人民军队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国作战，第一次真正由单纯地面作战转向现代化立体作战，第一次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第一次由单纯前方作战转变为前后方全面作战，第一次提出“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等。我寻找在爱国、英雄、悲壮之外更丰富、更独特的主题元素，不仅探讨文本在时代背景下的文学意义，也充分考虑军事学与史学上的价值和作用。

确定书名的时候，我还是用了那句最耳熟能详的话：《跨过鸭绿江》。封面主图的背景用的是那张在初冬薄雪的冰面上，志愿军大部队蜿蜒过江的图片。底色我坚持用红色，我叫我：旗帜红。

2021年7月，长篇报告文学《跨过鸭绿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作品中，我将大量精彩的历史细节与过程重新梳理，合理解析安置，尽量清晰明了地为读者还原那场艰苦战争的真实风貌。同时，其中也植入了我对这场战争从军事战略战术、后勤组织结构到政治历史定位及战争与人性等诸多层面的思考和总结。有关专家点评这部作品：“具有文学与史学兼备的坚实质地。”

好的作品，要经得起读者的挑拣、专家的点评，耐得住时间的淘洗、历史的考量。有读者问我：“你的报告文学有很高的辨识度。你们军旅作家是不是特别擅长写军事题材作品？”在军事题材报告文学领域，军旅作家的作品的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和他们一样，来自军队，成长在军队，扎根在军队。多年军旅生涯的浸润和淬炼，让我们的眼睛、思想、体验、呼吸甚至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天然充满着军队和军人火热与炽烈的因子。

文学与身份息息相通，文字与作品水乳交融。强调辨识度，是我一向坚持的对自己作品的要求。

写作使我受益匪浅，写作中领悟到的有关文化、历史、思想，以及对人物探索幽微的感悟，不仅献给了读者，也反哺了我自己，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反省和期待。

享誉国际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说过：“作家的秘诀不在于灵感，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而是靠固执、耐心。”

是的，固执、耐心。在漫长的写作期间，我几乎无法让自己懈怠，因为我总感到有目光在注视着我，是那些老人们苍老的眼睛。时不我待，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已经渐行渐远，我要用我有限的书写，将他们永远留住。

打开这本《跨过鸭绿江》，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些年轻矫健的背影行进在鸭绿江薄雪的冰面上，那么长的队伍。他们一律身负背包，背向我们而去，每个人都沒有回头。因为母亲就在身后，家就在身后，祖国就在身后。他们走得如此坚定、豪迈，每个人都义无反顾。

文化博览

“撑天拄地两行字，纳古融今一副联。”作为一种独特的年文化活动，书写春联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群众基础。短短一副春联，不仅关涉一字一调的平仄对仗，兼容书法艺术的瑰丽烂漫，更蕴含着人们的情感和期盼。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地方，不论南方还是北国，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单位都会在年关备置红纸，写几份春联贴在家门、营门、哨所……

好的春联融诗歌的韵律、散文的抒情、辞赋的铺陈于一体。它的内容或期盼和顺祥瑞，或明示立志图新，或讴歌万象更新，或抒发内心情怀，或描绘时代变迁，或寄托美好愿望。

你瞧，迎春咏春的对联：“新联一副报春讯，妙对两行传福音”。当春述志的对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图吉祈祥的对联：“五彩云开福气满，三阳运转惠风来”。勉志修身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真可谓：“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诵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殿堂、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创作、书写、张贴春联，一直是部队欢度新春佳节、活跃文化生活的“保留节目”。大红春联与绿色军营相映成辉，大到营院大门、机关礼堂，小到连队、班排宿舍，对联张贴之处，无处不是景，无处不生情。铿锵有力的文辞内容，风骨铮铮的笔墨韵味，把平素庄严肃穆的营院装扮得分外喜庆。雅俗共赏的文字意趣和书法艺术，在官兵心中弥漫着缕缕馨香。

不仅如此，每逢节日庆典、野外驻训、遂行任务凯旋、入伍退役、学员毕业等重大节日和重要场合，许多官兵也爱书写对联抒发情感，表现军营生活。一管狼毫，在奔突中抒发喜悦；几星淡墨，在红纸上描摹心情。你看，“利剑长缨，昂扬北塞南疆，聊借乾坤书血性；金戈铁马，驰骋白山黑水，不辞风雪赴戎机”“仗剑谈兵书，休言伯乐居何处；开怀谈国史，振臂乾坤看此时”“戎马边关，寂寞当歌抒壮志，豪饮孤城美酒；精忠报国，青春作笔写忠诚，挥洒万里江山”“保和平，圆心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守边陲，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立地球之巅，挺精神脊梁”……官兵碧血丹心，挥毫流美，字字生机勃勃，句句气贯长虹，生动诠释着官兵的精气神。

曾经，参加边境作战的官兵要在前线过春节，团部举办战地春晚。官兵豪情勃发，创作的春联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当时，步兵营的春联是“大洞小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步枪机枪冲锋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炮兵营的春联是“挥干炮炮炮炮炮，发万弹弹弹弹弹”；通信营的春联是“电波哒哒望长空不愧千里眼，键铃嘀嘀贯四方当好顺风耳”……战地生活的硝烟芬芳，拼杀疆场的铁血荣光，被挥写成墨韵华章。军人内在的剑胆琴心，在文墨中

得到抒发，鼓舞了军心士气。有很多名人在不同情境中写过的春联，脍炙人口，流传至今。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老舍撰写的一副四言春联广为传播：“誓扫倭寇，还我河山”，横批“中华万岁”。1928年，朱德率部在江西与战士们过春节，写了这样的春联：“红军中官兵衣着薪饷一样，白军里将士饮食起居不同。”对比强烈，“红”“白”分明，质朴无华。一代伟人毛泽东善用手中的笔，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在井冈山茅坪，至今还流传着他为群众题写春联的故事。1928年春，毛泽东率工农红军攻下湖南茶陵、江西遂川县城，局势基本稳定后，便去茅坪拜访袁文才和王佐。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井冈山群众在胜利的喜悦中准备过年，一些老百姓还贴上了大红春联。但这些年喜庆的春联上没有文字，只画了圆圈。毛泽东走进一户人家打听，才知道这个山坳里没有识字的人，但他们向往美好生活，习惯在门前张贴对联，即使没有写字，画个圈也表示有字，图个吉祥。毛泽东听完，便要这户人家拿出笔墨。他饱蘸浓墨，凝思片刻，一副对联跃然纸上。上联是：“大刀梭镖铲除旧世界”，下联是：“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上联如号令，凝聚人心，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拿起大刀梭镖，消灭反动武装，铲除旧世界。下联似战鼓，催人奋进，激励广大劳苦大众，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新天地。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新时代的春联，既是新一岁的“开门红”，更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指路牌”。那些凝结在春联里的浓浓年味，必将融化为精神力量，温暖陪伴我们新年的旅途。

新春将至话春联

■褚振江

艺境

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看看。2013年春，我在沈阳某部队采风期间，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那天大雨，馆里几乎没有人。我遇到一位老太太，一个人扶着轮椅，慢慢地沿着展线一寸一寸地挪着。她看上去应该有90多岁了，矮小又衰弱，双目混浊，头上稀疏的白发晃荡着。我上前想帮忙，她摇头摆手。我就退后几步，不出声地跟着，一路用余光关照她。老人在一个展柜前停下，默默地端详墙上的一张照片。过了一会儿，她俯下身来，双手摸着展柜，脸庞长久地、紧紧地贴着展柜的玻璃，仿佛在体味那展柜内物品的温度，脸上老泪纵横。直到有个年轻人轻手轻脚过来，扶着老人离开。

我走过去看，墙上的图片是一张不甚清晰的合影，一群年轻人戴着大红花错落站着，静默，微笑。面孔仿佛熟悉，又仿佛陌生。人群背后的上方有一个大横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柜里是一个很旧的背包，并没有注明物主。我用手摸摸展柜，光滑的玻璃柜面冰冷，上面还留有老人的泪痕。

那一年的深秋，我去丹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活动。那一天来了很多人，纪念馆的全景画展厅挤满了观众。这个展厅的全景画运用了现代高科技的声光电及全息影像技术，在百米多长、高达十几米、270度环形超大空间里，逼真再现了第二次战役中清川江战斗的激战情景，场面逼真，十分震撼。演示正在进行的时候，在此起彼伏的厮杀声、枪炮声和炫目闪烁的炮火硝烟中，我听到了一阵无所顾忌的痛哭声。循声看去，只见一位瘦小的白发老太太身体前倾，双臂使劲前伸，似乎努力想去拥抱她面前阵地上那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的雕像，但栏杆阻碍了她的努力。这情景霎时刺痛了



阅图

警觉

■摄影 余海洋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官兵开展反恐演练的一幕。作者使用“鱼眼”镜头，通过慢快门记录下特战队员掩护队友搜索的瞬间。整幅作品主体突出，画面中特战队员高度警惕的神情给人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展现出官兵敢打必胜的精神风貌。（点评：汤斌）

暖若春风来

■李志强 张丹

活力军营

“高原驻训的解放军叔叔你们好，有许多话想对你们说。你们不分昼夜保护着我们的祖国，让我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你们的守护就没有人民的安宁生活。你们如冬日里的暖阳，把温暖给了我们，却在寒冷的高原与严寒和风雪相伴……”

纸短情长，情谊跨越山河。连日来，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收到一封封信件。在春节来临之际，这份来自千里之外的问候，温暖了官兵的心。

据了解，此次官兵陆续收到的信件共3000余封。这些信件分别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十三中学、十五小学、十六中学等7所学校。

1月初，在雪域高原驻训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许多孩子深受感动。在学校的倡议下，同学们决定以书信的形式向边防官兵表达敬意。他们在信纸上写下问候和祝福，有的画上战士们与



我们在异国守望新春

■王宏阳

背着步枪的当地人，猛然间从步战车旁穿梭而过。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女奴干运输机一次次从我们头顶飞过……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在这条路上，每一刻都可能发生路边炸弹袭击，这就是战场。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下意识地把手指放到武器保险上。

当施工车队进入德军卡斯特营区、法军巴克汗营区、马里政府军营区等军事重地交汇路段，我们将手中的枪握得更紧了。此处异常危险——去年12月5日清晨，法军巴克汗营区遭受恐怖分子火箭弹袭击，现场至今还能看到剧烈爆炸留下的痕迹；前不久，马里政府军营区又传出不明爆炸声……

大约15分钟后，施工车队顺利抵达预定地点。由于施工点距离N17公路非常近，危险系数极高，每名官兵都身着避弹衣、头戴钢盔，全副武装进行施工作业。

在异国他乡，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腊八节”，还是我人生第一次。按照计划，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我们将继续执行加奥机场的施工任务。

“春节要说不想家，是假的。但身处异国他乡，比思乡更浓烈的，是一种自豪感，叫做‘我是中国军人’！”随行的步战车驾驶员张歌告诉我，前不久，他与战友外出执行警戒任务，一位当地老人指着他迷彩服臂章上的国旗说，有中国维和军人在这里，感到特别踏实。

是啊，当地民众对“中国蓝盔”的信任，源于中国维和官兵为马里和平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也源于中国维和军人在国际舞台树立的良好形象。

过去的4个多月里，作为联马团东战区加奥超营部署的一支重要的工程建设力量，尽管面对恐怖袭击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威胁，但我们工兵分队还是圆满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获得了联合国有关部门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

出国维和，让我们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临近春节，尽管思念家乡，但我们更懂得自己的使命担当。作为守护和平的中国军人，将要在异国战地迎接新春的钟声，我们感到骄傲自豪。

迷彩芳华

2022年1月10日，晴，腊月初八。这天，按照计划，中国第九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将前往加奥机场，修建机场油库防护墙。

清晨，我和警卫中队的战友一起，乘坐步战车执行施工分队机动警戒任务。从营区到机场主路的距离并不长，但这段路却被大量沙箱和铁丝网层层隔开，这样做的目的是防范汽车炸弹袭击。

驶出检查站，我们来到通向机场的N17公路，每向前走一段路，就会看到架着重机枪的皮卡或是骑着摩托车、

学生手拉手在国旗下前行的场景，有的还为官兵书写了春联。

官兵驻守在雪域高原，常年与冰雪荒山为伴。同学们寄来的信件和书画作品，宛若早到的春风，给官兵增添了乐趣与活力。

“边防官兵常年戍守在生命禁区，他们身上体现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作为人民教师，我们要在学生心中播撒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与可亲可敬的边防官兵以信传情，向他们学习致敬，对学生们来说，是有益于成长的精神洗礼。”黄婧荣老师说。

在寒风凛冽的训练场，部队管理股股长李程抱着一沓信件向官兵走来，一封一封发到官兵手中。

“这些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让我们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我们安排官兵仔细阅读，并认真组织回信。”李程告诉笔者。

这个休息日，官兵纷纷拿起笔给学生们回信。他们通过画画、写寄语的方式，把温暖再次传递到老师和学生们的手中。

下图：官兵在训练间隙阅读孩子们的来信。 李志强摄